



查尔卡小说选

查 尔 卡 小 說 选

秦 水 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〇 年 · 北 京

Zalka Máté
DOBERDO ÉS TÖBBI ELBESZÉLÉS

据 МАТЭ ЗАЛКА: ИЗБРАННОЕ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1) 轉譯。

查 尔 卡 小 說 选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

书号 1564 字数 329,000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4 1/16 插页 2
196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6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 12.45 元



查尔卡·馬特

CHG 99/05

序

匈牙利出色的作家查尔卡·馬特是一个忠誠的无产階級国际主义者、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他的短篇小說选譯为中文出版，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

查尔卡·馬特擅长写短篇故事。他的头脑里装的故事，远不止于已經写出来的这些。他有时和朋友們談起生平的所見所聞来，有头有尾，娓娓动听，都是可以写成短篇的。他的生平经历非常丰富，讀者从他的傳略里也可以看出。

《刘同志》一篇原名《伙計》。中国人过去經常用“伙計”二字彼此招呼，意义并不坏，但曾被人誤用为輕蔑的称呼，所以作者改用現在的篇名。这篇小說写他在紅軍中服务时所看到中国人的英勇忠誠性格，很有历史意义。作者本人和刘同志都不是苏联人，但对偉大的十月革命都是无限忠誠，以赤心去保卫它的。

我和查尔卡·馬特在莫斯科認識是在三十年代初年。他不高的个子，光亮的头发，一口很漂亮的小鬍子，是典型的匈牙利人。那时候我們都参加国际革命文学和苏联文学的活动。查尔卡·馬特和苏联軍事作家組織(那时叫“ЛЮКАФ”，即紅軍和紅海軍文学組)的关系特别密切。我們两个外国人有时爭論，究竟誰說的某个字或某一句俄文比較正确，当然，最后还得由苏联同志

来判断。但查尔卡·馬特的俄語的确比所有其他当时侨居苏联的匈牙利作家們都讲得流利。他和苏联作家們的友誼也很深。

查尔卡·馬特性情活潑、愉快、乐观，而且多才多艺。他擅长一种口技——用牙齿横咬着一支鉛笔，然后用手指彈出很美的曲調来。他很乐意担任各种社会工作，并且也很能干，在苏联作家协会管理过作家們合作建筑住宅的事务。

有一次我和他二人同道去外省参加五一节的庆祝活动。那是一个軍区。軍人出身的查尔卡·馬特一到那里就和一位苏軍师长成了好朋友。

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战争爆发了，各国有正义感的人們紛紛前去参加共和軍作战，成立了国际纵队。查尔卡·馬特在那里指揮一个旅，深得全旅爱戴。他的化名魯卡奇將軍是全世界都熟悉的。在一場剧烈的血战中他不幸牺牲了，当时所有認識和不認識他的人都极为悲憤……

二十多年来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政权的斗争不曾停止过，現在更加高漲。美帝国主义、北大西洋公約集团各国都和佛朗哥勾結起来。曾經和意大利法西斯一道鎮压西班牙共和軍的德国法西斯的后代——现在的西德——又在西班牙建立自己的軍事基地。但是西班牙的人民，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民主、进步的人民是絕不允許法西斯的阴谋得逞的。西班牙共和軍的光荣永远照耀着那块火热的土地。查尔卡·馬特和其他为西班牙共和国奋战而牺牲了的人們永垂不朽！查尔卡·馬特的創作也将获得日益众多的讀者，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蕭 三

1960年3月12日于长沙

目 录

序 (蕭 三)	1
小鼓手.....	1
士兵雅諾希.....	13
士兵的假期.....	31
杜伯尔杜.....	78
1. 又登上了軍車.....	78
2. 蒙特—克拉拉.....	102
3. 石头、大炮、軍官老爷和士兵	130
4. 占領蒙特—克拉拉.....	191
5. 对第七号茅房的簡要說明	242
6. 杜伯尔杜的断面图	302
7. 卢比孔河	335
在祖国.....	373
清晨.....	392
在蔚藍色的多瑙河上.....	397
哑吧.....	407
刘同志.....	426
投彈手.....	435
騎兵的奇襲.....	442
苹果.....	453
后記.....	458

小鼓手

这个年轻人是个地道的小老头儿，人们很难相信他只有二十一岁。

他驼着背、豁着牙、一脸没有剃净的大胡子，给人的印象是，仿佛他一大家子人挨饿受冻，需要他成天奔走谋生似的。

实际上，阿陀尔夫先生不是这个家庭的家长，他只是个儿子。他是一个早就精疲力尽的父母的儿子；是一个妄自尊大、低额骨、黑头发、恬不知耻和不择手段地往上爬的姑娘的弟弟。阿陀尔夫本人是一个初出茅庐、没有多大才能的小记者。他总是期待着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并且勤勤恳恳地工作着。

他穿着自己那双从未擦过的破皮鞋，从法庭跑到陈尸所，从工会的人民文化馆跑到剧院的咖啡室，从党委会跑到警察局，从警察局跑到出版社。他到处同著名人物打交道，坐在他们的桌旁，呼吸着雪茄烟味久久不散的空气。他一直希望在出版社或者报社编辑部露露身手。他想靠不寻常的大事件飞黄腾达。

看来，蕭尔捷斯先生也由于他的房客是位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中央机关报的记者而感到几分自豪。他们见面的时间很少；见面时，他对阿陀尔夫称同志，这时，阿陀尔夫觉得他那忧闷而有些傲慢的、典型的无产者的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微笑。

起初，阿陀尔夫并没介意，但是，有一次，他的房錢交晚了，蕭尔捷斯亲切地說：

“同志之間不要計較这些，我們都是社会民主党人。”

阿陀尔夫立刻感觉到，这完全不是一句空話。

阿陀尔夫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他的工資很少。他把全部工資都交給父母，覺得自己很英勇。他曾和姐姐貝拉吵过多次嘴，罵她是廢物，但是毫无作用，最后姐姐要买衣料和廉价的裝飾品时，她要什么就还得給她买什么。他把貝拉安插到一家漂亮的商店里当了售貨員。

阿陀尔夫完全有权被人称为有出息的儿子和勤勉的記者。他知道，报刊的权力很大。而目前能够接近这个权力，对向往美好生活的人來說，是个大好时机。阿陀尔夫很想过好生活。他拚命追求这种生活。他幻想成为戏剧部的記者，但是，一些有靠山的、少年英俊的人阻碍着他。阿陀尔夫沒有靠山，他是怎样进的中央机关报編輯部，哪一年进的中央机关报編輯部，也許誰也說不清楚。这个人，有时不知不觉地显得散漫、慌張，常常露出无精打彩的神情。阿陀尔夫写文章的才能并不太高，但是他的謙逊却往往可以使他摆脱这种困难；大家都把他当作“无产者”，許多地方都原諒他。

他不是个噜噜苏苏的人，但是人們同他在一个房間里时，总会发觉有他在場。他願意执行編輯部一切指示，并且耐心等待着幸运的机会。他同意記者們一致的看法：記者的幸运要取决于机会。只要机会一到，立刻就能“交好运”。

克劳斯大叔是一个双手长滿茧子的裁縫，他寵愛自己的儿子，并同蕭尔捷斯先生一道分享着这种快乐。

蕭尔捷斯先生认为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中央机关报是首都

最好的一家報紙。

阿陀尔夫沒有和他爭論，虽然他更乐意在半官方的政府机关报中工作。实际上克劳斯大叔对这方面了解得很少，他认为阿陀尔夫是个天才。

阿陀尔夫期待的哄动一时的大事件终于发生了。它在初秋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同炮声、枪声和示威游行一起来到了。长长的兵車、伤員的呻吟、乐队的响声，以及难民、俘虏、鮮血、眼泪，一切都像在万花筒里似地团团轉动起来。

局势急剧地变化着。

总編輯先生被紧急召往党委会去了。党委会正在不断同柏林的同志們商談；在这次事变中应该采取什么立場？

議會召开了。蒂薩伯爵^①发表了演說。奥托·鮑威尔^②在維也納“威胁”說，要揭穿战争禍首們外交上的阴谋。若列士^③在巴黎遇害。

阿陀尔夫緊張得渾身打战。他不明白总編輯先生为什么会这样激动，也不明白什么事情使記者同事們那样吃惊。

这些日子里，誰也写不出正經的东西来。報紙的出版也有些不景气了。人們在編輯部等待某个消息，一直等到深夜。最后，奥地利向塞爾維亞提出最后通牒的消息傳来了……

① 伊什特万·蒂薩(1861--1918)，奥匈帝国反动政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为起义士兵所杀。——譯者注。

② 奥托·鮑威尔(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領袖之一，所謂“奥地利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曾宣傳反对苏联。——譯者注。

③ 让·若列士(1859—1914)，法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法国过去的社会党右翼改良主义派的領導人，是当时机关报《人道报》的創办人和主編。他的世界观是折衷主义的。他曾試圖以資產阶级和平主义立場阻止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被反动势力所害。——譯者注。

編輯部里爭論得空前激烈。有些人威脅說要辭職；另一些人建議号召全國工人罷工，仿佛這是在某個地方和什麼時候已經決定了似的。

連編輯主任這樣的大人物也擁抱住阿陀爾夫，並且忱郁地稱他為同志，編輯主任說：

“一切正直的人都應當團結起來，反對戴着王冠的瘋子們。”

當天晚上，編輯主任沒有寫文章，也沒有回到編輯部來，他躲進咖啡館里去了。阿陀爾夫擔起了整個編輯部的工作，干了所有工作人員的活兒。

後來，俄國人出面干涉這場爭執。沙皇決定維護塞爾維亞。有人把奧托·鮑威爾叫到布爾^①去了，在帝國的命運的問題上和他進行了長時間的、明確的交談。

英國人沉默着。

德皇威廉和蒂薩伯爵在電話上談判。

這些天，蕭爾捷斯同志一個勁地到阿陀爾夫的家里來找阿陀爾夫。他受到好奇心的驅使，很想知道編輯部里和黨委會里的情况。最後，蕭爾捷斯終於在深夜里找到了這位記者。他對阿陀爾夫說：

“同志，總而言之，這次罷工會比一九一二年的罷工規模大。戰爭也好，蒂薩也好，都去他媽的吧！這是為了什麼？干嗎要為一個奧地利太子去流血呢？真是胡來！……”

阿陀爾夫贊成罷工。罷工的時候可以多掙錢。可是戰爭呢？……他還沒有嘗過這個滋味。

突然，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議會表決贊成戰爭。德國朋友

① 法國安納省的行政中心。——譯者注。

也投票贊成戰爭。鮑威尔始終沒有揭露外交上的陰謀。

編輯主任从咖啡館回來了。人們已經不再談罷工的事了。當天晚上，雖然有些同事真的離開了編輯部，但戰爭還是爆发了。

全國總動員，到處是歡送、演說、音樂。

阿陀尔夫从一个車站跑到另一個車站，訪問上前綫去的人們。他糾纏着紅十字列車的主任，写成了一篇冗長的特寫。

他仿佛無意地把它交給了編輯主任。

編輯主任看完了這些歪七扭八的字行，笑了笑，對阿陀尔夫說：

“行！”

這天晚上阿陀尔夫很晚還沒回家——他等着報紙出版。

老頭兒克勞斯用顫抖的音調給鄰居們讀這篇文章。蕭爾捷斯先生看過文章以後，漫不經心地說：

“不夠尖銳。”

第二天，總編輯把編輯主任和阿陀尔夫一起叫了去。

“怎麼能這樣寫文章呢？”他指着最近一期報紙生氣地問，接着就把他在陸軍部宣傳處里所聽到的一切責難機械地重複了一遍。

“描寫戰爭必須用樂觀的筆調，文章應當寫得朝氣勃勃，語調鏗鏘，要象小鼓手鼓舞同伴們沖鋒陷陣的鼓聲一樣。在這嚴酷的戰爭時期，這就是新聞記者的任務。今後，希望我們報紙中不再出現這種惡劣的文章！”

編輯主任剛開始說：

我們，社會主義者是……”

“算了吧，算了吧，我的朋友！你還要反對誰？黨委會已經

把問題解決了。再說，議會已經通過了，我們也投票贊成了，連德國同志們也舉手‘同意’了。”

“總之，一切都被出賣了是不是？”編輯主任問道，他的臉色變得煞白。“無產階級，您要知道，無產階級沒有我們也會找到他們的道路的！”

阿陀爾夫站在總編輯面前直發抖。他知道總編輯不會同編輯主任爭論。突然間，他的眼睛閃爍起來，他把身子一挺，問道：

“總編輯先生，請允許我明天把我的文章帶來，我將親自交給您，可以嗎？”

“還是象這篇文章嗎？”總編輯嫌惡地噘起嘴唇問。

“不，不，總編輯先生，是您所說的那種文章……象小鼓手一樣！”

“帶來吧，”總編輯說，然後微微一笑。“我現在正需要這種文章。目前應當把一切階級鬥爭拋在一邊，可是有些同事，他們却無論如何也不願意了解這一點。”

編輯主任默默地走出了辦公室。

阿陀爾夫退到房門邊，立刻就跑開了。他走進咖啡館，遠遠地躲在角落的一張小桌旁，目不斜視，埋頭一連寫成了三篇短文。短文中談到的全是戰爭：談到刺刀沖鋒，談到敵人的胆怯，談到匈牙利士兵的高尚和他們的英雄主義。

其中一篇是一個傷兵敘述他在前綫的神話般的冒險故事；另一篇是一個加里西亞女難民敘述俄國哥薩克的野蠻行為；第三篇文章號召各界，號召所有的人上前綫，因為這個戰爭是維護文明、反對野蠻的巴爾干人、反對可怕的俄羅斯人的戰爭，因為這是一場整個文明人類反對野蠻人的戰爭。

文章內容写得慷慨激昂。阿陀爾夫直到署上了“小鼓手”這

个笔名后，才把一杯完全凉了的咖啡挪到自己面前。

作家先生和記者先生們在咖啡館里爭論着。有些人說，描写战争应当实事求是，說这种描写将是一种可怕的揭露；另一些人說，根本什么也用不着写；第三种人建議說，应当写，而且要写得很热情。

阿陀尔夫狡猾地微笑着。他的口袋里已經有了三篇文章，并且他破天荒第一次觉得自己比这些聪明人物高出一头。

他跑去找总編輯。总編輯立刻接見了他，并且把三篇文章逐字逐句地讀了一遍。接着他眉开眼笑地站起身来，同阿陀尔夫握了握手。

“好，我的朋友，行啊。太妙了，簡直妙极了，小鼓手！应当再叫你一声小鼓手！”

从这一天起，“小鼓手”的特写成了二版的一个专栏，一篇比一篇精采。这真是一场丰收。阿陀尔夫变样了。他穿上了讲究的衣服，鑲上了滿口閃閃发亮的金牙，臉上挂着厚顏无耻的微笑。他抓住这次轰动一时的事件，一点儿也不放松地工作着。某些經驗丰富的記者也开始承认了他的天才。而另外一些抱怀疑态度的人却挖苦地問他：“您这是怎么写出来的呢，大师？您不是从来沒聞过前綫的火药味嗎？”

可是“小鼓手”的特写一字不提流血和死亡。这些特写把战争說得仿佛是一种輝煌的閱兵式和一种完美无缺的英雄主义。文章中的主人公全是些建立空前功勋的英勇的軍官和“紅色惡魔”(匈牙利驃騎兵)。特写中描写了轰鸣的大炮、若隱若現的星辰、暴風和夜間熊熊的篝火。

蕭尔捷斯先生把克劳斯大叔得罪苦了，因为他說阿陀尔夫是最下流的煽动家、投机分子和叛徒。蕭尔捷斯先生不再訂閱

黨委會和工會中央機關報了。但是編輯部却開始接到来信。青年讀者們紛紛向“小鼓手”祝賀，並且說他們受到他的文章的鼓舞要志願上前綫。

許多記者都開始承認只有像“小鼓手”那樣描寫戰爭才對。一些記者上前綫的總參謀部去了，他們直接從那里給自己的報社寄來了軍事特寫。

當然，這些特寫比阿陀爾夫的特寫還要精彩。但是“小鼓手”總是第一個擂鼓的人，並且他已經飛黃騰達了。

他把姊姊貝拉安插到夜酒店的合唱團里去了。他給年老雙親的寓所里添置了一套舒適的新家具，自己則在旅館里租了一個房間，一切事情都進行得很順利。

但是，戰爭的第一個浪頭還沒有落下來，“小鼓手”就接到了一份粉紅色入伍通知書。這位記者並不害怕——因為他從小就患有疝氣症，他的眼睛近視，个子短小，身體虛弱，此外，他還是“小鼓手”。聽到醫生說：“合格”時，他甚至都不相信。

“不，醫生所說的‘合格’不是指我，”他想。但是醫生說的正是他。

編輯部的同事們都在他背後嘲弄地互相使着眼色。但是總編輯先生給黨委會打了個電話。他很熱情地夸奖阿陀爾夫，說像阿陀爾夫這樣的工作人員是不可缺少的。對方是一個有權勢的人，他答應給幫忙。申請書寫好後直接送到陸軍部去。

可是“小鼓手”却不得不暫時到兵營去。他以前也到過兵營，不過那時不是去當兵。軍需庫前站着一排新兵。他站在軍需中士面前，中士把一件破舊的軍大衣、一條打過補釘的軍褲、一件浸滿油迹的軍便服和一双滿是窟窿的皮靴塞到了他的懷里。這位中士的講話挺干脆。

軍士的態度、面包和床鋪，三樣東西哪樣最硬，這很難說；步槍、皮鞋和“小鼓手”的心情哪個最沉重，也很難說。

“士兵們過着快樂的生活……”這支軍歌多么愚蠢啊！軍餉只有六個戈比。光陰似箭，一個星期接着一個星期地過去了。“小鼓手”學會了左右轉，立正，敬禮，拆卸步槍，而且作得很熟練。可是陸軍部却始終沒有回信。

每天早晨，軍號把他喚醒，夜晚聽到號聲就入睡。他的骨節疼痛，腦袋發暈。齊步走，齊步走，一、二，一、二。散開、臥倒、起立、臥倒、藏起腦袋。操場上滿是灰塵、煙霧和汗水。

當他穿上士兵制服碰見蕭爾捷斯先生的時候，這位先生很不禮貌地說：

“喂，小鼓手，您跳進您給別人挖的陷阱里去了！戰爭——這是一個巨大的學校，在前綫您同樣能找到震動一時的事件的，不過，它和您以前所描寫的多少有些不同。”

“小鼓手”不相信人們真會讓他上前綫。他傲慢地微笑着。要知道，陸軍部已經答應了，黨委會已經給那兒去過電話了。

蕭爾捷斯先生沒有被征入伍。他是工業工人，工業同樣是前綫。

蕭爾捷斯先生又訂了工會和黨委會的中央機關報。不過，他並不讀它們，而是把那些沒有讀過的，甚至還未打開的報紙直接扔進廁所里去。

六個星期象煙霧般地逝去了。有一天早晨，阿陀爾夫又站到了軍需中士面前。這次投到他懷里的是沒人穿過的新軍大衣，新軍褲，新軍便服和釘掌的鞋。步槍是嶄新的，塗滿了黃油；皮帶發出吱吱的響聲。這一切很象是個治喪委員會的辦事處。

補充連穿上了全副行軍服裝。補充連準備開赴前綫。

阿陀尔夫請假进了城。他跑到了編輯部。

总編輯先生要求他从前綫寄通訊稿回来，要象其他記者的作法一样，寄来有趣的、真正是前綫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将以“本报前綫記者”的名义发表。至于陸軍部的事情，他却只字未提。党委会非常忙碌。議会在进行軍事談判。

貝拉沒有在家——夜酒店里在上演有关战争的新神秘剧。剧作者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他写的全是杰出的作品。

两位老人痛哭了一場。阿陀尔夫請求他們別上車站送行。

蕭尔捷斯先生在門口碰見了他，紧紧地同他握了握手，然后严肃地說：

“現在讓我們瞧瞧您是誰的鼓手吧。”

第二天，連队戴着花，奏着乐，軍用水壶里装滿了糖酒，車站上一片喧聲。

……阿陀尔夫躺在貨車的上层臥鋪上。車輪咯郎……咯郎……咯郎地发出清脆的碰击声。他拿起筆記本，匆匆地写着……写着……

火車走了两天。士兵們都沉靜下来。糖酒全喝光了，酒醒后的心情更是可怕。人們說出一些誠摯的、从未向人吐露过的真心話。阿陀尔夫把人們沉悶的叹息声記在心里，接着自己也叹息起来。

晚上，連队在群山的中下了車。下起夹雪的雨来，它們刺痛着面孔。碎石在釘掌的皮靴下发出嘎吱吱的响声。士兵們开始登山。背囊象一座山似地压得人喘不过气，仿佛心臟都要停止了跳动。肩上扛着的步枪，腰間系着的子彈，都在折磨着“小鼓手”。

中尉先生騎着馬，士兵們在跑步前进。上前綫，上前綫……